

與 火神搏鬥

35年消防生涯事件簿

陳國強 著



萬里機構

前言

消防員，一種市民既熟悉又陌生的職業。許多人對消防員的印象，無非來自新聞直播災禍現場時的幾幀畫面，或是新聞報道員的寥寥數語；對於消防員實際上的工作情況，往往無從得知。近些年來不少電影或電視劇以消防員為題材，箇中情節固然驚險刺激，但終究純屬虛構。現實中的災禍現場，驚險程度只有過之，而無不及。

擔任消防員絕非易事，從穿上消防制服的那一刻起，便需肩負起保障市民生命及財產的重責。從 1980 年到 2015 年，我已肩負這份重責走過了三十五個年頭。儘管路途歷盡艱辛，多次踏步生死邊緣，但此刻回望，仍是無怨無悔。這些血汗交織的消防回憶和各種刻骨銘心的救援行動，我在此書中以文字一一記下，並非為了炫耀張狂，而是希望讓更多人明白生命的可貴，以及身為消防員的辛酸苦楚。



至於那些將來打算投身消防的年輕人，希望你們能夠擁有充足的體能，以及一顆貢獻社會的心，肩負起消防員的責任，成為一名與火神搏鬥的勇士。但願我的故事、我的信念、我的堅定，能夠為你們帶來一點啟示。

陳國強

目錄



前言 2

前傳

誤打誤撞入消防 10

第一章

當上消防員



- 1.1 初來乍到 20
- 1.2 學院內的生活模式 23
- 1.3 消防裝備的訓練 26
- 1.4 消防員的專業知識 33
- 1.5 學院生涯的苦與樂 37
- 1.6 「賓虛」般的畢業禮 40

第二章

消防事件簿



- 2.1 蛇形刁手 48
- 2.2 淥湯雞 51
- 2.3 雨來土掩 55
- 2.4 革命性火災 58
- 2.5 銅鑼灣爆炸驚魂記 64
- 2.6 工地分屍案 69
- 2.7 長命船火 72
- 2.8 地盤血井 75
- 2.9 東角道自殺案 77
- 2.10 人生轉折點（一） 82
- 2.11 人生轉折點（二） 86
- 2.12 27 號海盜船 90
- 2.13 焚香驅臭 94
- 2.14 星星之火 100
- 2.15 含冤莫白 102
- 2.16 完美句號 105



第三章 消防冷知識

- 3.1 火警分類 110
- 3.2 特別服務 114
- 3.3 消防術語 117
- 3.4 新舊消防員之別 120

第四章 消防迷思 Q&A

- 4.1 日日打排球？ 126
- 4.2 返一放二好佢佢？ 130
- 4.3 消防疑問逐個解 132



後記

退休後的「毅行先生」..... 138



前傳

十三歲踏入社會
由汽車維修學徒到酒樓點心師傅
從沒想過成為消防員的我
因朋友之間的一個玩笑
而當上消防員



前傳

誤打誤撞入消防

在六十年代的香港，九龍城區的上空不時能見到一團莫大的黑影，伴隨着震耳欲聾的引擎聲，在房頂上呼嘯而過，飛往遠方的高空。那是屬於舊時代的回憶，在那個年代，乘搭飛機對於大多數的升斗市民而言，均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。

那時的學校也不像現在那般強調學生的「生涯規劃」，對於未來的人生路向，童年的我一直沒太大想法。談到最大夢想，應該是坐上一次飛機，又或者環遊世界。按照這個夢想，未來的我理應成為一個手提公事包、身穿制服，在萬里高空上飛行的機師。然而，最後我成為了手執消防喉、身穿防火服，在熊熊烈火中救人一命的消防員。如此截然不同的結果，其實源於年輕時與朋友之間的一個玩笑。

正如先前所說，我在童年時並沒有多大的理想，對於學校那些死記硬背的知識亦不感興趣。於是在 13 歲那年，我便踏入社會，開始四處尋訪工作。記得當年第一份工作便是汽車維修學徒，每日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檢查、維修汽車零件，下班後總是弄得污手垢面。後來經朋友介紹，轉行到了酒樓的點心部擔任學徒，日子便過

得輕鬆多了。在當年，點心師傅是份頗為吃香的工作，人工不錯之餘，上班時間亦短，一般到下午一至兩點便能下班，而且每次做完點心後，都能率先品嚐。如此一來，我便全心投入到這個事業之中，19 歲時更已是某酒樓的點心部主管。甚至後來在 1984 年，中英雙方對於香港主權問題進行談判，不少港人萌生移民念頭，我的點心師傅有意到美國華盛頓開設酒樓，就曾打算帶我一同到當地發展；我當時已入職消防，只能婉拒。現在想來，假如當初沒有遇到那一輛消防局的流動招聘車，我的人生軌跡應該截然不同。

因玩笑而做的體能測驗

1980 年夏日的某個下午，我與另外兩名點心部同事，下班後如常相約至佐敦道的碼頭釣魚，一直釣到黃昏時分。正當準備離開時，不遠處傳來一句說話：「後生仔，入嚟試下啦，高薪糧準，假期多。」轉眼望去，有位身穿制服的壯漢在一輛大貨車前對我們喊話。仔細一看車上標語，才知道是消防局的流動指揮車。一直以來，提到消防員這個職業，總離不開壯健、勇敢這些特質，能否當上消防員亦成了決定體能好壞的指標。同行的一位同事說：「一齊試下，睇下邊個得！」對於這個打賭，我當下並不感興趣，更反問：「有咩好玩啊？」然而，另一位同事對此也是蠢蠢欲動，似乎想藉此證明自己。在他們再三慫恿之下，當時我也是抱着玩鬧的心態，上前測試體能。

記得當時的體能測試評分中，同行的兩位同事均有 90 幾分，而我卻只有 70 分。原本以為事情就此完結，誰料負責評分的考官卻在測試完成後，竟走到我跟前，開口便說了一大輪之後面試、驗身的事宜，當下我仍來不及反應，嘴上唯唯連聲，便轉頭離去。同行的同事對此亦感到莫名其妙，事後我們經過一番討論，一致認為我能通過測試，是因為我的身高和體重達至入職的要求。至於當時仍一頭霧水的我，並沒有太在意他們的討論，腦中卻不斷浮現一堆問題：「到時會問啲咩？驗身會點驗？去唔去面試好？消防員做啲咩㗎？」

回程路上，我嘗試在記憶之中，找尋自己對於消防員的印象，思來想去，終於記起曾經與消防員三次近距離接觸。



由點心師傅變成消防員，只源於年輕時與朋友之間的一個玩笑。

與消防員的三次接觸

記得在我年少時，香港發生火災的次數要比現在頻繁得多，皆因當年的防火設備簡陋，消防條例亦不似現今般嚴謹，再加上市民普遍的防火意識不高，發生火災的機會便大大提高。尤其山林、木屋區、後巷及工廠等地方，幾乎三兩天便傳來失火的消息，而消防車的鳴笛聲亦不時在街道上響起。對於消防員拿水喉，在火場周圍四處奔波的場面，少年的我對此情景亦不陌生。

事情要由我小學三年級時說起，當時我居於平房區，即香港舊時一種簡陋的臨時公共房屋。房屋的建築用料已然不佳，而防火設施更是欠奉，因此區內亦偶有火災發生。某日，鄰家一位婆婆所居住的房屋意外失火，熊熊烈火在一霎間便席捲整座房屋，火光將周遭映得赤紅，陣陣熱浪撲面而來，滾滾黑煙直衝半空。轉眼之間，該屋已被燒得焦黑，一股煙燻味撲鼻而來。當時的火災亦引來不少人圍觀，眾人眼見房屋逐漸崩塌，都議論紛紛，喧嘩不斷，卻未見有人敢上前滅火。正當所有人都一籌莫展之際，消防員終於趕來。然而平房區建於山腰之上，當時亦未開闢道路供車輛駛進，故消防車只能停於山腳，消防員需由山腳跑來。儘管如此，他們仍是飛快地趕到現場。記得當時他們頭戴黑帽，身穿深藍色制服，肩上托着消防喉，手持一堆設備。在到達現場後，先行勘查現場環境，再將一個紅色類似圓柱的設



備（後來才知該設備名為「浮水泵」），放於菜園附近的水池之中取水，不消片刻便已將火救熄，並將屋內的婆婆救出。雖然當時我還年幼，卻也在懵懂之間，了解到消防員的職責所在，心中暗自佩服。

專業亦危險的消防工作

17歲時，因為大磡村木屋區的一場大火，消防員的身影又再一次進入我的記憶之中。當時我途經火災現場，離遠望見村內煙火連天，肇事的木屋之外除了消防員，亦有一眾市民圍觀。當時一名消防員正站於鋼梯之上，由高處向下灑水滅火。忽然之間，現場傳來巨響，想來應是火場中的石油氣爆炸。隨後木屋中爆出一大團火球，就在消防員猝不及防之際，飛速竄升至其身下。現場的尖叫聲如浪，幸而最後該火球與該消防員擦身而過，才未造成更多傷亡，其後火災亦成功撲滅。儘管如此，憶起當初的情境，仍心有餘悸；試想當時若火球直接襲中該名消防員，後果簡直不堪設想。自此以後，消防員在我心目中除了「專業」以外，更多了「危險」這一印象。

誰能料到數個月後，我竟又再一次見到消防員，而這一次的見面，更是在我所工作的茶樓之中。當時我在一間黃大仙的茶樓工作，某日如常地在廚房製作點心時，忽然聽聞茶樓外部發生搶劫事件。據聞當時的劫匪

帶有易燃液體，前台負責收銀的侍應不幸首當其衝，全身被淋上易燃液體。賊人取走錢財後，更隨手將已點燃的火機拋至該侍應身上。一瞬之間，該侍應已燃成火人，哀嚎之聲響徹茶樓。即使當時我位於後方的廚房之中，也能隱約聞到一股燒焦的氣味，以及那慘人的慘叫聲。待賊人逃去，我與其他同事方敢從廚房走出。來到大廳後，只見該侍應躺在地上一動不動，其身軀已被燒至碳黑色，就此與世長辭。事發不久後，消防員趕至現場，抽取易燃液體的樣本進行調查，並一一向酒樓的員工詢問事發的經過及詳情，那就是我平生第一次消防員進行交談。他們的到來亦令驚魂未定的我，感到些許心安。憶起以往兩次目睹火災的片段，再看到他們在工作時如雨般滴下的汗珠，料想他們平日工作之時，定必時常看見這些血腥、可怕的場面，其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。想到此處，我又不禁由衷地敬佩消防員。

成為消防員的機會

一年以後，因為與同事之間的一個玩笑，我再次與消防員接觸，這次更是有機會成為消防員。

通過消防招聘測試的數日後，我便如期前往北角消防局進行面試。當時的我只是抱着一試無妨的心態，因此面試前我亦未作準備。面試當日，當其他人西裝革履、頭髮蠟得油亮時，而我卻是七十年代潮流的標準搭



配——長髮、恤衫、喇叭褲。結果在面試過程中，面試官上來便問道：「陳先生，點解你着恤衫唔扣齊啲鈕？同埋你係咪好鍾意長頭髮？」對於面試官突如其來的問題，我當下也是不知所措，更下意識地反問了一句：「留長頭髮係咪唔做得㗎？」話從口出後，才發覺略有不妥。幸而當時長官亦只是微微一笑，隨即問道：「睇你依家份正職，人工都唔錯㗎，點解會想做消防員？係咪想趁火打劫啊？」此處得說明一下，皆因七十年代的香港貪污問題嚴重，當時部分消防員趕到火警現場時，會向市民索取「利是」，金額滿意後，方肯救火。當年的電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中的經典對白：「有水放水；冇水散水」便是諷刺當時的貪污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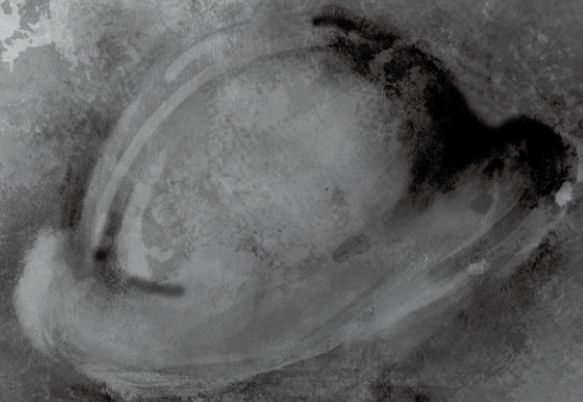
興許因為以往的經歷，我對於消防員的英勇尤為敬佩，此番話在我耳中聽來，不僅侮辱了一眾敬業的消防員，更似在嘲諷我意有所圖。因此，縱然心知當時正在面試，但身體卻已按捺不住，激動得一邊拍着枱面一邊道：「第一，其實我之前無諗過做消防員，今日純粹嚟試一試得唔得；第二，人哋火燭已經好慘，你仲話趁火打劫？呢啲嘢唔應該擺嚟講笑。」面試官聽後亦沒有繼續追問，面試亦到此為止。義憤難平的我已然記不清離開消防局的經過，直到回程時，乘上北角航往九龍城的渡輪，被海風吹拂一番，方始冷醒下來。縱使當時年少，但「禍從口出」這個道理我也是明白的。眼見入職消防的機會已然渺茫，心中已打算繼續任職點心師傅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就在面試後不久，我竟然收到消防局驗身的通知。當時我深信在上一次面試過後，消防局定然會將我拒諸門外，而之所以收到驗身的通知，應該也只是到政府的醫務衛生署的例行程序。既然已經去了面試，不妨再去驗身，順便也可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。就這樣，我又如期去了驗身，在一輪身體檢查後，醫生跟我說：「得㗎啦，返去等信啦！」聽後我頗為不解，便繼續追問，隨後醫生便不耐煩地道：「仲使問？梗係入班操練啦！」

當上消防員

第一章

正式進入消防訓練學校
接受入職前的訓練
然而我卻沒有準備任何行囊
就這樣進入學堂



1.1 初來乍到

就在驗完身的一個月後，我便收到由消防處寄來的信件，內容大概是告知我已經初步通過測試，並需要在九月一日早上八點前，抵達尖沙咀消防局，預備入班事宜。所謂的「入班」，即是進入消防訓練學校，接受入職前的訓練。先前對於能否入職的忐忑不安之感，在看完該信後終於一消而散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對於新工作的滿腔期待。

入班當天，我準時到達尖沙咀消防局，當我躊躇滿志地跨過門口時，只見消防局內站滿了密密麻麻的人，看起來都是同期準備入班的準消防員。然而這些都不是重點，令我詫異的是，他們每一位的腳旁竟然都放滿了一大堆行李，而我卻是兩手空空，毫無準備。看到這番景象後，我心裏不禁暗罵那封入班通知信，信中只提及攜帶少量金錢，並沒有寫明要帶甚麼物品。加上我身邊也沒有朋友從事消防員，因此我以為日常用品都會由訓練學院提供，事前並無準備。全身上下沒有任何行囊的我，也隨即引來不少異樣的目光，其中大多數均帶有嘲笑成分。當時我也只好無奈地站在一旁，默不作聲，畢竟自己也沒可能再回家收拾行李，只好走着瞧，待進入學院後再作打算。

不久後，長官們便一點名，並安排學員乘上兩輛能容納多人的「豬籠車」，駛進位於元朗八鄉粉錦公路的消防訓練學校，開始我的消防訓練生涯。

到達學院時，消防助理教官早已在內等候多時，就在其他人都忙於收拾行李下車時，一身輕裝的我立即被教官留意，他上前問道：「點解你咩都有帶㗎？」我也只好一臉無辜地訴說緣由。他聽後便道：「咁你帶咗幾多錢啊？」我略帶尷尬地提起五指道：「帶咗 50 蚊。」話音剛落，隨即引來哄堂大笑，連教官也忍俊不禁：「50？兩餐飯你都唔夠喇！」經過教官的一番調侃後，所有人亦已經下了車，於是其他的教官便帶領一眾學員前往宿舍，一一編配房間，並安置行李。當時學院的宿舍十分簡陋，與其說是宿舍，倒不如說是間普通的課室，只是裏面放了五、六張加了塊木板的鐵床架。同房的學員中，有不少人都看似早有準備，拿了張軟墊或竹蓆鋪在床上，免得直接睡在木板上。至於我，連替換的衣物也沒有帶，更不要說甚麼床墊枕頭之類的用品。其他人安放行李時，我也只是在旁走走停停，等待下一步指示。

其後，按照入學規矩，學員們需要修理髮型，畢竟入學後需要進行大量的體能訓練，總不能一直披頭散髮。學院中有位「髮官」專門負責為學員理髮，他可不

1.2 學院內的生活模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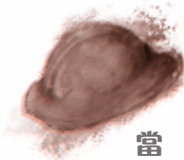
在消防學堂的生活十分重視規矩與紀律，何時要到何地，何地該做何事，每日、每時、每分的行程與活動都被安排得清楚妥當。客觀而言，這種生活十分規律健康，說白了其實枯燥且乏味。

次日一早，同宿的學員們在七點前均已起床，梳洗過後，一眾學員在操場有序地排成一行，等候接下來的訓練。晨間的體能訓練是消防學堂的日常之一，體育教官帶領我們做各種訓練，其中掌上壓和緩步跑便是最常見的訓練內容，而這僅僅是整日訓練的開端。

我們在食堂吃過早餐後，便開始第一天最緊張的時刻，因為消防學院的校長與一眾教官，將會向初來報到的學員們作訓話與檢閱。時至八點三十分，我們回到宿舍匆匆換好制服，然後又趕到操場上，將身體挺得筆直，屏息靜氣，立正等候。時值夏季，烈日當空之下肅正挺立，我與其他師兄弟頭上的汗珠如雨般落下，想擦拭卻又不敢輕舉妄動，時間變得異常漫長。等了大約十幾分鐘，終於望見校長與教官們從操場外緩步走來，看見他們凌厲的目光，心想給他們留個好印象，肢體不由自主地更加繃緊。

會像坊間那些髮型師般，先詢問你打算理甚麼髮型。當你坐下後，他二話不說便把碗倒轉，蓋在學員頭上，再拿剃刀「刮青」。我那一把蓄了良久的飄逸長髮，就在那刻離我而去，成了與所有學員一致的平頭裝，同時也標示着我正式進入消防學堂，成為一名準消防員。

一眾學員剪完頭髮以後，天色亦已漸暗，教官安排我們在晚上六點到飯堂進膳，隨後回房執拾細軟，明早七點三十分便開始訓練。當晚回到房間後，所有人的首要任務便是把教官發下的制服燙直，其次便是擦亮步操用的皮鞋，以及整理好消防裝備，如個人救生繩及消防斧頭。由於首日入班，大家都不清楚制服方面的規矩，加上房中只有兩個燙斗，因此當晚人人都弄得手忙腳亂，直到夜深方才入睡。至於我，由於事前一件日常用品都沒有帶去，當晚也只好逐一詢問同房學員，向他們借用備用的毛巾和牙刷，就此懷着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，度過入班後的第一個晚上。



左轉右，各不相同，最後面面相覷，呆在原地。每到此時，助理教官便會立即號令全體一同受罰。

談起這位助理教官，便要提到消防學院內的班級制度。其時一眾同屆的學員會被分派各班，而各班又分別設有一名高級消防主任作班主任，助理教官則負責輔助班主任，處理班中各成員的紀律問題。每當有學員犯錯，這位助理教官總會搶先班主任一步責罰；因為據他所言，倘若由班主任施予懲罰，後果則更為嚴重。至於受罰的形式，則可用八字概括：「一人犯錯，全體受罰」，皆因消防員執勤期間出入火場，生死攸關，隊員之間的合作互助尤為重要。消防學院在平日訓練間，便一直反覆強調團隊合作精神。潛移默化之下，我亦漸漸適應了這種訓練模式。團隊合作精神一直深印於我腦海之中，影響殊為深遠（此後之所以能在毅行者比賽屢屢奪冠，此間的步操訓練可謂功不可沒）。

校長走到我們面前，一來便是一頓勉勵與訓話，然後令教官們分別檢查各人的衣着。說也好笑，由於當日首是首日訓練，同場的學員們皆不懂穿着正式制服的規矩，每位皆是衣冠不整，錯漏百出。當有學員被教官點名訓話時，旁邊的學員都忍俊不禁，緊咬嘴唇，生怕一不小心笑了出聲。終於有位同學按捺不住，「撲」地一聲笑了出來。教官聽到後，立馬厲聲喝道：「笑咩呀？企出嚟！」並下令他原地做20下掌上壓。做完以後，本已汗流浹背的他累得氣喘吁吁，而在旁的同學也被嚇得面如土色，不敢再嬉皮笑臉。我想，這次的檢閱確實給了不少人一個下馬威，令我們知道消防學院的訓練遠比想像中嚴厲與苛刻。

教官點名及檢閱以後，便指示我們回到宿舍更衣，準備下一輪的訓練。接下來的訓練便分為兩組，一組學習消防員的基礎技巧——「開喉」與「收喉」，而另一組則負責紀律性與整齊度的訓練——「步操」。對於當時的我而言，步操的環節最是苦惱。在進入學院以前，我一直以為學院的訓練內容不外乎如何救火救人，未曾想過會有步操訓練。在烈日下一遍又一遍地操練，不但酷熱難耐、汗如雨下，不少同學的腋下更因為不停被衣物摩擦而損傷流血。另外，由於自己的英文水平較低，而步操的每一個指令皆是英語，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因為聽不懂指令而大擺烏龍，笑話百出。印象最深的一幕，莫過於當教官喊：「Turn right！」時，一眾師兄弟轉